

忆当年

记忆中的居民小组长

□ 吴翼民

最近去医院体检回家,我迫不及待要冲个澡。妻子说我太“心急火燎”,晚上洗澡也不迟呀。我说,拖不到晚上,得立即洗,倒也不是因为去一趟医院易感染上什么,即便是做“B超”时胸腹部被抹的一层油膏也得冲洗干净嘛,不然总觉腻心兮兮。妻子遂嘀咕一声:“你现在真好‘傲干净’啊。”

好一个“傲干净”,应是吴语中的口头禅,经常出现在口语对话中,譬如表扬孩子懂得清洁卫生了,说一声:“哎呀,这小囡现在真是‘傲干净’哉!”看到家里的老人拖地抹桌子打扫卫生,会由衷赞美一声:“好啊,阿婆你真‘傲干净’啊!”

我在书写“傲干净”时犹豫过,是不是应该用“熬干净”表达,细忖之下,“熬干净”太累,“干净”不是煎熬得来的,“干净”是努力成就,值得引以为傲。

记得孩提时经常会受到大人的批评,嫌我不“傲干净”。不说因顽劣时常弄得个满面尘灰,衣裳和鞋袜总是脏不溜秋,就是两筒鼻涕也经常抹不干净,被哥哥姐姐形容为“缩粉店老板”。“缩粉”即“粉丝”,拖着鼻涕蛮像“缩粉”呢,缩进缩出,多么形象。其实很冤枉的,那时身体羸弱,衣着又单薄,经常伤风感冒,乃经常拖鼻涕,这形态甚至被打夯佬编进了夯歌,唱得山响,其云:“一位小朋友鼻涕长,缩进缩出弄白相。不花本钱不出力,开了一片缩粉厂……”我正起劲看着打夯,冷不丁被夯工即兴编进了夯歌,好羞愧呀;二姐甚而用一个谜子来刻画取笑:“两只白狗,蹲在弄口。五个公差,一拉就走。”好形象啊!那时拖鼻涕真的很难为情。但没多久,随着我上学念书,还担任了少先队的干部,自尊心陡增,就开始“傲干净”啦。后来就业,单位是专业剧团,都是美男靓女,岂容我不“傲干净”。

日月如梭,不知不觉就到了老年。对于“老人味”,我大为警惕,保持卫生习惯,坚决拒“老人味”于千里之外。其实,“傲干净”不仅是自己的一种美德,更关乎对别人的尊重哩。

傲干净

□ 吴莉莉

“居民小组长”,现在听来很陌生。从官方行政编制上讲没有它的份,性质更偏向民间。官位虽小,从前居民的市井烟火日子里,作用却不小。

我母亲是家庭妇女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她当过里弄妇女代表,那时还没有居民小组长一说。所谓代表,不过是个做些组织居民听广播、参加社会活动之类的事。幼时我家住在溧阳路1084弄,活动地点就设在一家住户自愿提供的汽车间里。尚没上小学的我喜欢跟在母亲后面跑,大到抗美援朝时动员市民为买飞机大炮捐款,小到发放宣传婚姻法的连环画册。一次,代表们去居民家中抽查卫生状况,合格的就在该户房门边贴张一寸宽、四寸长的红色“清洁户”纸条,否则就贴“不合格”的绿条。看到自家贴了红条条,我很开心。小小一片纸,事关荣辱,小孩都知道里弄工作很重要。

1956年,家搬到四川北路三新里,后门对面21号客堂间,就是居委会办公处。一个居委会要管几条弄堂,黑漆大门从早到夜开着,人流不断。“主政”的几位老大姐几乎都是家庭妇女,工作忙不过来,得有人协助,小组长便应运而生。小组长是居委会与居民联系的纽带,没有津贴、没有工作时限,纯属义务劳动。

那年月运动接二连三,细枝末节的事多得,小组长奔进奔出得自顾不暇,屋里米饭被烧焦是常事。全民炼钢时,动员市民捐废铜烂铁,小组长就拖只旧麻袋上门收破铁锅、烂铁炉。1958年办民办小学,小组长几次来我家,想征用客堂间做教室,还请只有初中二年级水平的母亲当教师。让房,祖母坚决不同意;上课呢,母亲不会讲普通话,只能都婉拒。好些日子里,迎面碰见小组长,家人都不好意思。后来,15号里宁波籍的谢家姆妈,虽然大字不识,家里却出了两个大学生,这在20世纪60年代初是了不起的,居委会请她当小组长,一当近二十年。

小组长难当,常听谢家姆妈讲:我脚骨也要跑得断掉来!一是烦:按时给每家发票证。票证多得数不清,有按年度发的布票,按季度发粮票、油票、肉票;有按人头发,有按户头发(户头有大户、小户之别)。小组长领来全组人的票证后,一一分好,用回形针别起,再通知各家届时去领。没及时领的还得送上门。分票证更难,领来的是大型张,有的票像邮票似的打着孔,分起来要一张张撕开。油票、香烟票纸小,难撕,撕坏就作废。谢家姆妈是近视眼,看不清只好叫家里小儿女帮忙,我也帮过。在票证比钞票还要紧的年月,做这事举足轻重。二是事多:每月上门代收扫街费,每户一毛钱。钱虽少,楼上楼下地

跑,主人还不一定在家;礼拜四是里弄法定的大扫除日,要喊大家动手,铅桶扫帚拎出来;大热天发放中草药集体熏蚊子,老小居民全要走出房外,门窗紧闭烟熏……三是邻里纠纷断案难:一幢房子水、电共用,月底结账各家分摊的水、电费,哪能做到毫厘不爽?弄勿清爽就请小组长当老娘舅。“断案”若有偏,有人就会吵到屋里向里弄。还有,还有……任劳任怨,真难为了小组长们。

如今居住条件改观,居委会还是那个居委会,居民小组长叫成了楼组长。性质没变,办事容易多了。网络化时代,居委会与居民联系,建个微信群便可,有事线上说。没有楼组长,群主也能代替,我居住的小区,群主公益意识强,学历高,洋文交流也搞得定。相逢也许不相识,无妨。

以前活跃在居民日常生活里的居民小组长,成了当年市井烟火的一个侧影,让老一辈上海人忘不了。



时作新诗寄白云

(中国画) 张恒烟 作

父母亲

妈妈把蝉蛹带回了家

□ 李文芳

盛夏到了,上海的天气挂上橙色预警,并直冲红色预警。与高温一起热闹的莫过于知了。小区里到处洋溢着清脆的蝉鸣,我的夏日清晨总在它的叫声里醒来。

今天一早被一段连续的“扑棱”“扑棱”声震醒,循声到了北阳台。一看是一只知了,仰躺在地上,翅膀用力地扑闪着,想飞却飞不起来。我一阵惊喜,赶快把它拿了起来,心中欢喜,终于找到你啦!

三天前,那是周六的一个下午,妈妈在楼下的树枝上捡到几只蝉蜕,回来对我说:“这个不是蝉蜕,知了还没有出来,我从树枝上拿下来,觉得挺重,一看还活着,怎么办?”我埋怨妈妈不该把活着的蝉蛹拿回来。

妈妈85岁了,她50多岁时摔伤了股骨颈,虽说当时的手术很成功,但近几年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现象,经常喊腿疼。好强的她却每天必定下楼到小区里走一走。每天下午5点半左右,妈妈总是在楼下,一来是活动活动筋骨,二来是等我下班回家。她的肩上背着个小布包,里面是从报箱取的当天报纸,有她的小手绢、家里的钥匙,最近还有夏日特有的收获——蝉蜕。

随着年龄增长,妈妈的耳朵有点背,听不清远处的声音。一天,她同我说:“今年怎么听不到蝉鸣,是不是影响小区的大树被剪枝太多,留不住蝉了?”话虽这么说,她每日都能在树丛中捡到

三五个蝉蜕,成了她夏日的一大乐趣。

看到妈妈对拿回来的蝉蛹显出无奈的样子,我就轻松地对她说:“没关系,把它放在咱家的绿植上,它可能就会变出知了。”于是,我就把它放在阳台的富贵竹上,那只蝉蛹几只爪子紧紧地抓住一片叶子,安静地爬在上面。妈妈还是很担心地说:“不知道它会不会变出知了来,听说蝉蛹被人一碰,它就不会再生出知了,会被憋死的。”我说:“妈,您就别担心了!”那个晚上,妈妈可能是带着对蝉蛹的忧虑入眠的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惊喜地看到那片小小竹叶的两面,分别趴着一个蝉蜕、一个知了,它俩幸福地对望着。赶紧叫妈妈过来看,她开心地说:“哎哟,太好了!它没有被吓到,顺利生出知了啦!”接着,妈又担忧起来:“咱家阳台有纱窗,它又飞不出去,还是把它放出去吧!”我就说:“要不咱先不动它们,让它们在家里待两天再说。”妈妈同意了。

周日中午,为了维修阳台的下水管,我把放富贵竹的条桌移动了一下。晚些时候,妈妈来到阳台,问我竹叶上的知了怎么不见了。我只能劝慰她,也许过几天它会再出现的。

今天一早,它真的出现了,就在条桌前的地砖上。由于时间比较早,我没有叫妈妈,但是赶快打开纱窗,把知了放在窗外的纱窗轨道上,希望它能够振翅高飞。早饭时,我把找到知了又放飞的事告诉了妈妈,她开心极了。下午,她又会出去找蝉蜕,但是她可能再也不会把蝉蛹带回家啦!

闲时光

□ 杜静安

重在参与

酷暑来临之际,退管会发出通知,组织全体退休职工自愿参加“线上烹饪交流活动”,没想到响应空前热烈,印证了“高手在退休老人中”的说法。

我的手机由此一天到晚“嘀”声不断,微信画面好像是大饭店的后厨,菜肴五花八门,让人眼花缭乱,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气扑鼻、听到菜品下锅的滋滋声响。刚从国外旅游回沪的老王率先晒出三碟小菜:酸辣土豆丝、丝瓜炒花蛤、清蒸鲈鱼大虾蒜泥粉丝,似乎在外面西菜吃厌了,急于要换换口味;出院回家不久的张女士牢记医生关于要吃得清淡一些的叮嘱,端出了一盘名为“翡翠白玉”的拿手好戏,细看仅是将绿色的青菜和雪白的豆腐排列得整整齐齐而已,但不辱没“可食的工艺品”的雅称;加入退休大军才几个月的老丁,奉献出一大盆夏日里的营养餐,大虾仁、鸡蛋片、圣女果、黄瓜丝加沙拉酱,五颜六

色,令人口舌生津……就在我苦思拿什么菜来交差的某天午餐时,夫人随意端出了一盘用活的梭子蟹浇上白酒做成的醉蟹。作为宁波人的后代,我眼睛一亮,急不可耐地尝了一口,再看了一眼,面前这盘竟然色香味俱佳,尤其是从青色蟹壳中冒出来的块块红膏,让人心动不已。我灵机一动,拿出手机,快速拍了下来,并配上“醉蟹醉心,香齿消暑”的文字,随即传到网上。很快传来一片叫好声,有人还要拜我为师呢。真是天知道,平时我下厨房的活儿就是洗碗,烹饪的事根本没有我的份,全由夫人包干。我老实向退管会领导报告,答复是:没有关系,重在参与。

重在参与,说得多么好啊!烹饪水平并非第一位,以各种形式参与才是组织者和参与者心领神会的共识——体现用心生活,活出流年的风采,活出岁月的光泽,活出精致的人生。今年盛夏,大伙儿,包括妻儿老少,因为都参加了“线上烹饪交流活动”而深感丝丝凉意,阵阵惬意。